

原

詩

原詩叙

古書多用韻語不獨詩爲然其工拙總在理勝後世以用韻者爲詩不必用韻者爲文且於詞句中較工拙於是遂有限之以體式聲調將歷代所作斷以已意大約尊古而卑今其所從來舊矣凡此皆未覩乎詩之原也嘉善葉子星期詩文宗匠著有原詩內外篇四卷直挾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娓娓雄辯靡不高踞絕頂擲撲不破歲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而見示促鄴諷誦竟日余作而歎曰今人論詩斷

斷聚訟猶齊人井飲相淬得此方有定論矣記余少時未讀南華楞嚴每私擬宇宙間必有此一種大義理惟以不見於經傳爲疑及得二書讀之恍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來胸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卽吐之語一玩味間不覺鼓掌稱快如獲故物雖欲加贊一詞而不可得乃知古人之詩與今人之詩皆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師卽星期原詩內外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謀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作詩之原亦卽論詩者之原千百年中知其解

者旦暮遇之矣是爲序晉安同學弟林雲銘西仲
撰

原詩叙

詩自唐以後迄於有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
喜力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鑠以進然且偏畸間
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
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
按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
門而歷堂與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
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爲說者存非
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詩存今則不
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

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
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謠揚波以逢世而欺
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不獨在詩
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散見評騭間
一支一節之常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
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蜀道
之巉曲而思宿春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先
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哇詩風格
真大家宗傳其銛鋒絕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
昌黎眉山三君子乃復憫學者障銅於淫說恣焉

憂之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
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
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雕題悲嘯之所以神奇
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
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
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
失語語如雷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
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
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
示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

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
豪杰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浩超絕之異
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
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
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
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
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
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
康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寧沈珩拜手誤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嘉善葉 變星期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 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

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

所衷旣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

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

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

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
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
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
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
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
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
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
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
宋金元作者不一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
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啓爲冠兼唐宋元

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
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
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謂唐無古詩并
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
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鋼習沁入於中心
而時發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
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
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數之而成章
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
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

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
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
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
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響之上古之世飯土簋
啜土鉶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盂必爲驚喜逮後
世臚膾炙之法典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
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
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
宮南籥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
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

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
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
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
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
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
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
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
叛於道戾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
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
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

起之歌詩之士簞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祇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

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旣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寢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

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界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

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
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
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
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
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
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迴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
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
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
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
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

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攷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

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稟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

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

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邁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組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

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
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鉤
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
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
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寶有得也如
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
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
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
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
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

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濤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

噦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
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
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
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
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
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
易一二字便居爲已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
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
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
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

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
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
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
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而目而辨其詩之源
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
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
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畧爲發明以俟古
人之復起更列數端於左

或問於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
詩而求工於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

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
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
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
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
人力次叙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
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
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
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
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
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

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
隘卑濕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
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廈乃可次第而成我
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
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
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
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
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
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
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

之海萬源從山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天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繢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卽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

鋪寫設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義之此
序寥寥數語託意於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
慨而極於死生之痛則義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
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
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綵
之花根蒂既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
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
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闌闌村市之間而能勝
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荆湘之楸楠江漢之豫章若
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

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
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騷浸淫於漢魏
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
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
無剽竊吞剝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於近代當
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
爲秘本謂既得所宗主卽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
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
之木而遽高於岑樓耶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
大厦卽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

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
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
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榑爲榱爲楹悉
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
棟之材而爲桷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
人寧少耶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畧經
史集亦不下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窒
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不足於材有其
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
見古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

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
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之
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
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
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
無丹雘赭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
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
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
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
焉則華實竝茂無夸繡闐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

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旣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閨闈而曲房而賓席東廚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

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即見厨而聯竇坐於閨闥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囿於今之稱詩者論也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

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
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惆恍
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
之變萬彙之蹟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
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
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
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
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
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
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

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
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
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
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
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
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
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然曰
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
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
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

於何屬也被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
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譽一
人之美當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
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
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獨立不在是也又
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叙坐獻酬無
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
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卽耳目口
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
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卽揖讓獻酬而

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
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
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
中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
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
句如何結古詩要焰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
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
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
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
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

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
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
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
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
不犯未聞與道德仁義之人講論習肄而時以五
刑五罰之法恐懼之而迫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
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出而數爲
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
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
通法更於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天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

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細縕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卽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天喬飛走紛紛於形體之萬殊不敢過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

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

天地之大文風雲雨雷是也風雲雨雷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卽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於膚寸瀾淪六合或諸峯競出升頂卽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卽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

鬚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絕
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
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
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無一同也雲或
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
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
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
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
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
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入以某雲爲空翻以某

雲爲開以某雲爲闔以某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
如是以歸之一一使無爽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
天地之勞於有泰山泰山且勞於有是雲而出雲
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
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
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
王之法卽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
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
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

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顰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原詩卷一終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嘉善葉 變星期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
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
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
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
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
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
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

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
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
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於天
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羣稱其才而不知其
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
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不知有識以居
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
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
前而渾然茫然的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
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

乎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
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
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過影
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着處腕
力從無措處卽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
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夫非必謂人
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
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
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學漢魏學盛唐從而
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

能言也卽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
詩當學晚唐學宋學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
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
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羣
然而稱劉隨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
人人案頭無不有劔南集以爲秘本而遂不敢他
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
否何爲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
前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
是非聾瞶於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

日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於無識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卽吟詠不輟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耶爲不才耶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

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卽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歟古人合我歟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卽有與古人異乃補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

所於怯橫說鑒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卽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脚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旣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矧之中旣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譏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攄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强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

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爲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尚未盡正堪杼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闔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

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
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耶吾見世有稱人之才
而歸美之曰能斂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
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
斂而爲就則未斂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
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
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尚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
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
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縱
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

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
若欲其歛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
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
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
何待於才之歛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
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棚其才者
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心思則才
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卽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
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
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

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囿於物而反有所不得於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通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

力之分量卽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過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於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於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於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足有所緣而踐卽能前達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於木偶爲人昇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

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
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
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
家在已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
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
以爲已有即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
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
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
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
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

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卽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卽爲今日所指之

短可勝歎哉卽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
盛鳴於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
毀於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於末季
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於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
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
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
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
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
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
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

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於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於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

行疏淪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
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
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
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於沒世無聞已也
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
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
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
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襲如也無識而有才雖
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
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悞人

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而具絕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如大學之始於格物誦讀古人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得不使有毫髮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戰而進無堅城退無橫陣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

日勞於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於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

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閭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叅死句不叅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

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

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
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
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
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
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
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
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象之表竟若有內
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
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
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

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 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
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卽
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
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
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
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
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真而使字切矣
今日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
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
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

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卽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治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鐘爲雨濕則鐘在雲內不應云外也斯

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耶爲目見耶爲意揣耶俗
儒於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
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鐘聲中聞濕妙悟
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
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
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卽秋能落何繫之以高
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
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
之以言乎理理於何通以言乎事事於何有所謂
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

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
既昭矣尚得無其事乎古人妙於事理之句如此
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
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
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
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
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
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
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
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

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情恍以爲情方爲理
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
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鋼也
得此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
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
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
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鋼習發其憤蒙
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真膏肓之針砭
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

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
於不出也不若卽于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
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
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槩
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
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予之言將
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
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
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
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

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
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
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
異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
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
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
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
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
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
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

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創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山藥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

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抵而生者也故無根
則由藥何山生無由藥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
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間花謝乎若曰審如
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
由藥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
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藥萌芽僅見
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
間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
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
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

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振履而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韞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脚觀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澁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拘拙則自以爲韓孟

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斐紉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卽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愒而置之又

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初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卽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鷹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

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原詩卷二終